

【明慧网】从未料想自己的人生岁月会有在劳教所的一段时光。

2000年10月我被送至马三家劳动教养院，仅仅由于不愿转化，便多次被大队长当众辱骂。从到所的第一天起，就被恶人减少睡眠时间，被他们强制“洗脑”，从晚上11点、12点延长到后半夜2点、3点，并伴之以体罚，如：蹲着，时间由晚上加长到白天；蹶着，当我累倒时，暴徒就将我抬起来往地上摔，这样过了40天。

当这一切都没起到洗脑作用后，队长在11月30日，将我送入四防的屋子里，拳打脚踢之后离开了，于是暴徒开始了对我持续一个多星期的集中折磨。在这一个多星期里，暴徒不分昼夜地对我进行各种姿势的体罚，如果姿势不合乎标准，就用针扎我，用柳条棍抽打双手，使我的一双纤手变成了“熊掌”。当我体力实在支撑不住时，暴徒把我手绑到背后，头、脚按在一起，身体压平，为防止我喊出声，将我嘴堵上，用军大衣将我头蒙上。暴徒还将我的头狠命地往墙上撞，使我头上鼓起了一个个包和粗棱子，墙上溅落粉红色的糊状物。我感到我的颅骨出现了裂缝，天旋地转倒在地上，全身抖动。他们还多次用棍子劈头盖脸地打我，最严重的一次，我感觉右眼睛都被打瞎了，半边脸青黑色，肿得与鼻子相平且扭曲，眼睛肿得看不见东西。后脑勺有一厘米大小被棍子隆节的地方砸碎，后半身都变成青紫色，肿得邦邦硬，左侧胳膊和腿不能用力触碰。这时已全身伤痛的我仍不被允许睡觉，被继续体罚。在一天半夜我虚脱后，暴徒将我扔入厕所装脏手纸的塑料筐内，后用冷水浇醒，全身湿透的衣服是在12月份的走廊里靠体温热干的。最后，队长在我的手、脚、脖子和嘴施展了一通电棍后，说放弃对我的工作，命令我每天面向墙壁坐着，并允许半夜之后可以在走廊里坐着睡觉了。

当我的面目恢复得不那么可怕时，我带着一只熊猫眼般的眼睛和满身的伤痕被送回室内，这时我已识别不出自己毛巾与牙具的图案！回屋

## 揭露马三家对大法弟子 非人的严重摧残

后继续面壁坐着，不许回头。从早上5点半至晚上10点，除上三次厕所外不准动一动，晚上也不准许我洗漱。直到春节前，令人窒息的高压氛围有了松动。虽然还面壁坐着，不允许我说话，但上厕所可按正常规定的时间去了，晚上也允许洗漱了，只是睡眠时间比别人少2个小时。我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！只是伤情还在恢复之中，麻木的脚趾是在回屋一个月后逐渐有了属于自己的真实的感觉；右侧头部的两处伤是在2月中旬之后（这时已长达2个半月）才敢接触枕头，至今还常常作痛。

与先于我到马三家的众姐妹相比，那些姐妹遭受了更多的严酷的非人摧残。我想问一声：“我们究竟犯了什么错？”在工作单位，我们忠于职守；在家庭，我们尽职尽责；在社会，我们奉公守法。唯一不同的是，我们修炼了法轮功，而法轮功拯救了多少病残的身躯，唤醒了多少沦丧的良知，弥合了多少离析的家庭。我们

并不贪人世间的权力，政府中的几个人为什么如此惧怕我们呢？当我们遭受诽谤、诬陷时，我们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得失，我们舍弃了工作、牺牲了亲情去规劝政府，希望政府能纠正错误。可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？是不断加深的迫害。当权者没有法律可依，就现制定一个法律，哪怕与宪法相违背也视若无睹。对大法弟子的拘押、审理都可不遵守司法规则行事，公然践踏法律的行为得到纵容，变得理所当然。可叹，在高喊以法治国的今天，却上演如此罪恶的一幕！

法轮功修炼者不仅在中国大陆有1亿人，现已遍及世界五大洲，且蓬勃发展。而被独裁者控制的舆论宣传却不加掩饰的颠倒黑白，会令世人做何感想？！自古民心不可违！

我们因为向政府表达真诚的心声而被判了劳教，还有众多的姐妹因不接受洗脑，劳教期限已满却不被释放。我们灿然的青春被深锁在铁窗高墙内；蓝天下的自由已成为一种奢求；家中的亲人在盼望我们回去；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需要我的陪伴。但是为了我们的信仰，无论遭受多大的痛苦，付出多大的代价，我们都无怨无悔。我们坚信：法正乾坤的一天就要到来！

## 大山在见证着罪恶

【明慧网】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地处太行山麓，2000年7月份，蔚县蔚州镇在七里河村旁的一家饭店（旅店），非法办了一个所谓“训戒班”，暴徒们把十多名大法学员无故抓来后，以任立刚为首的不法官员和派出所的犯罪警察对学员开始非人摧残。从早上4、5点强迫学员跑操开始，到站砖面壁至第二天凌晨3点结束，每天20多个小时的暴力“转化”。暴徒们（不法官员及犯罪警察）每天折磨学员的毒招变化多端：绳捆电击、拳打脚踢、逼迫站砖跪木棍，学员们被折磨得遍体鳞伤。犯罪警察门发旺边打边扬言：“打死一个搁那儿，打死两个擦起来！”一些不法干部也叫嚣：

“打死你，你白死！”

七月流火，正午暴徒们逼学员在太阳下毒晒。在这光天化日之下，他们连一位拄着双拐的学员也不放过。残酷迫害中有两位老人也被折磨得脸色苍白、面无人色：一位是台胞的女儿、老山年青烈士的母亲李真如大妈；另一位是齐秀珍大妈，可怜她的儿子李东坡、儿媳王建春被非法关押在牢房，老人带着十个月大的小孙女也在被逼“转化”……

在此期间，镇不法干部党委书记于力多次亲临现场“指挥”。大法学员被勒索了高额所谓“罚款”。有的已家徒四壁，满目凄凉；蔚州镇不法干部们却拿着搜刮人民的血汗钱大吃大喝。